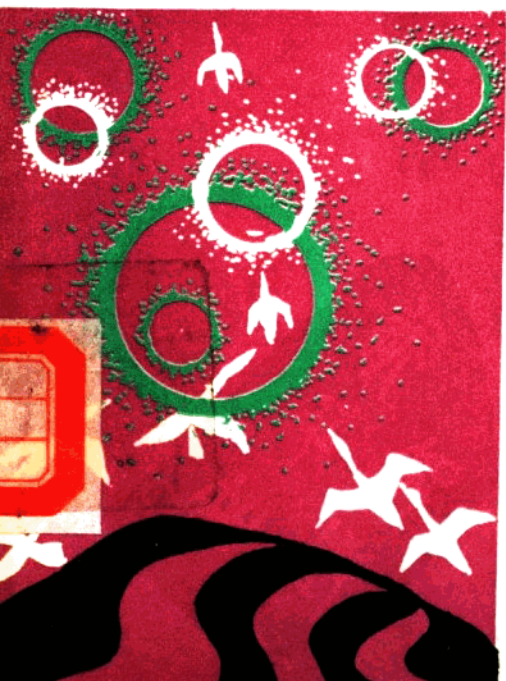


《 國情 · 信念 · 改革 》叢書

蔡惠福 等

- 伟大幽灵的降临
- 走自己的路
- 冤屈忠骨
- 创业者的志气歌
- 从苦闷和失望中奋起
- 迎着冲击波写我的人生



理想之光

中華英傑的追求與奉獻

國防大學出版社

国情·信念·改革丛书编委

主编：张应生 李作民
王春言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肖季文 季云飞

陆水明 林 凌

顾林元 顾勇华

徐建清 徐洪亮

徐 舸 曹志贤

潘望喜

题 记

从李大钊第一个走向绞刑架到江姐送走最后一个黑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念。从夏明翰的“只要主义真”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信念的执著追求。

新中国的发展，同样伴随着无数志士仁人对理想的追求，对民族的奉献。

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仍然需要理想的召唤，信念的坚定和奉献的真诚。

契子：太阳出世·····	(1)
沉沉黑夜中的渴望·····	(12)
伟大的幽灵在神州降临·····	(17)
阳光与乌云的较量·····	(28)
光耀南湖·····	(33)
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36)
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	(44)
抛官弃爵，只要共产主义·····	(55)
英勇无敌，所向披靡·····	(63)
冤屈忠骨·····	(74)
理想在召唤·····	(84)
创业者的志气歌·····	(90)
社会主义的脊梁·····	(99)
从苦闷和失望中奋起 ·····	(106)
顶着冲击波写壮丽人生·····	(120)
尾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131)

契子：太阳出世

1835年9月，一位年方17岁的德国中学生在了一篇题为《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的作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的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这个中学生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时隔7年之后，1842年11月，他和同他具有同样追求和抱负，并且“对一切重大问题的看法惊人一致”的终生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莱茵报》相遇，由此，一轮照耀人类新世纪的鲜红太阳被他们高高地托起。

那是一个十分沉闷而阴暗的日子，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

风暴袭击着比利时全境，那个小城时而乌云翻滚，时而风雨大作，对这一切，马克思似乎知道，似乎又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时，这个伟大的哲人正在为呼唤一个神圣的幽灵而艰难地思考，前所未有的激情在胸中奔腾着。窄窄的书桌上，放着恩格斯寄自巴黎的来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的是抛弃那种教义回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的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

一个多月前，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巴黎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克服了一切困难，和恩格斯一起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并积极领导了大会的工作。

这时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实现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告别和超越。他们那犀利深邃的目光，密切注视着欧洲乃至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大革命的浪潮，欧洲各国王朝的瓦解崩溃，工人阶级的苦难命运，驱动着他们苦苦探求着历史变动发展的奥秘和社会的前途以及无产阶级的根本出路。在经历了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与魏特林的决裂、同蒲

鲁东的论战之后，《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论著相继问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两位思想家心中日趋成熟，照耀人类历史航程的新的太阳已经露出了灿烂的曙光。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盟的纲领。这是一个事关同盟性质的问题。在会上，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真理的声音在泰晤士河畔那间古建筑中一次次回旋激荡。尽管争论不可避免，但是真理在激烈论战中愈发闪射出动人的光彩。代表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最后，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

这是把心中的太阳推出地平线的非凡工作。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普通工人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便把那本珍贵的手稿送进了伦敦比索普门利物普大街46号一家规模很小的印务所。

1848年2月，这本外表并不华丽，只有薄薄23页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出世了。

开天辟地。辉煌的朝阳艰难地跃出地平线，喷薄而出！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

“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共产党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

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它指出，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现在却无法驾驭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桎梏必然被炸毁。

——无产阶级只有“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这个上层”，“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才能翻身得解放。

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如闪电击破乌云，似惊雷滚过长空。经过马克思、恩格斯修订的《宣言》，当年被译成了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尔后又被译为许多国家的文字，迅速传遍五洲四海。社会主义通过《宣言》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资本主义的丧钟被敲响了，人类社会前进的灯塔被点亮了。

“发现”不等于“完成”，“诞生”也不等于“成熟”。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

话，那么，17年之后，1867年9月马克思《资本论》的发表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成熟。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原则等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尚处起始阶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还没有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只能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作出最一般的证明，而要把这个学说引向深入，就必须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私有制社会进行如列宁所说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

这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工程！

伦敦英国博物馆图书阅览室第二号桌子坐位下留下来的“脚道”，是马克思“发狂地”从事研究的生动见证。当时，英国的一些工厂里，老板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又要逃避延长工作日在法律上的罪责，常常让工人们在一个工厂或车间做完工作后，再转到另一个工厂或车间去做同样时间的工。这种非法的制度，当时被称为“换班制度”。马克思曾风趣地说：“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用在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往往在16个小时以上。

资产阶级社会决不可能给为这个社会写判决书的人以高额报酬和舒适的环境。为了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彻底摧毁剥削制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把所有能典当的东西——衣服、手表、壁

钟都送进了当铺。她在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恐怕没有什么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马克思则在信中给恩格斯开玩笑：“未必有人在这样的缺货币的情况下写关于‘货币’的文章！”糟糕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生活的贫困，还有疾病的折磨。肝病，神经衰弱、身上长痈，坐骨神经痛，常常使他一连几个星期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后来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马克思用健康、幸福和家庭的牺牲，换来的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伟大公式：

剩余价值率 (m') = 剩余价值 (m) / 可变资本 (v)
(或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1867年8月16日，这是一个历史应当记住的日子。这天深夜两点多钟，马克思在自己寓所的书房里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喜讯：“这样，第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做出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恩格斯接到这个等待已久的喜讯，欣喜万分，立即回信，他一开头就说：“好啊！我终于看到白纸黑字，知道第一卷已经脱稿了！就禁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欢呼声。”

科学社会主义这轮照耀人类的太阳，因为《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而更为辉煌灿烂。

没有人象佛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能够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科学发现的本质解释得如此精确，如此通俗

易懂。请允许我们长录如下：

“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足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他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事实怎么能和上述原理相符合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不辞辛苦地想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案，但是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说，这些生活资料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佣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6小时的劳动。于是，这个资本家当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他根据这一点，按照不同条件强迫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七、

第八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逐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成了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有产阶级标榜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现在这一切虚伪的空泛失去了最后的依据，真相已经大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象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也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其作用是让人数很少而且愈来愈少的一小撮剥削绝大多数人民大众。”

马克思就是这样，从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开始，全面分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他以令人信服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给几百年来关于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谎言以粉碎性的一击！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曾想很快完成第2、3卷。然而，他的这一愿望没有能够实现，病魔过早地夺去了马克思的生命。他在逝世前不久，嘱咐小女儿爱琳娜把《资本论》手稿交给恩格斯，希望他的亲密战友能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

恩格斯把完成亡友的托付和满足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资本论》第2、3卷，是恩格斯

为他天才的友人建立起来的一座庄严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之中也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刻了上去。

在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资本论》占有将近1/4的篇幅，这还没有把马克思为写这部巨著所作的笔记、札记包括在内。有了这本书，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从此成为人类自由创造的舞台。已经上演了二三百万年的社会发展活剧，从此掀起了扭转乾坤的大波巨澜，高潮接着高潮，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

当历史的车轮走进20世纪的时候，真理的曙光穿云破雾，照临夜色苍茫的俄罗斯帝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位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用“阿芙乐尔号”的隆隆炮声，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

真理之路坎坎坷坷，弯弯长长。恩格斯生前大概不会想到，1895年8月27日，伯恩斯坦把他的骨灰撒进伊恩特波恩海湾，在返回途中就公开表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产阶级采取种种虚伪狡诈的伎俩缓和与无产阶级日趋白热化的矛盾的大气候下，修正主义的思潮象瘟疫一样弥漫在西欧工人运动中。

然而，真理的神圣之光谁也无法遮挡。1888年10月，在喀山市一山街58号奥尔洛夫的二层楼房里，当那本厚厚的《资本论》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后，历史似乎就怀着极大的信任和希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了这个俄国青年。

1903年，列宁亲自缔造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斗争中诞生；

1905年，俄国大革命爆发，然而，俄国资产阶级同沙皇勾结在一起，绞杀了本来是自己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把本来灾难深重的俄国人民又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火硝烟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继《资本论》之后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著作问世。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科学结论。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列宁在这部著作里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光辉论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曾经预见，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是在若干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时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的科学分析，深刻地指出，由于商品生产内在规律起作用的缘故，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速度不是整齐划一的。特别是当他们进入了帝国主义历史阶段后，这种不平衡现象达到了高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和由此造成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了整个帝国主义的力量，并造成了最薄弱环节冲破帝国主义战线的可能。根据这一切，列宁断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条绝对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在少数几个国家，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而要在一切国家同时胜利是

不可能的。

这里，我们还要再提到恩格斯。这位与马克思一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导师，在他的晚年已经注意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他没有固守已有的结论，1882年9月，也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三年，他曾致函考茨基：“幻想‘各国无产者采取联合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束之高阁，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恩格斯不愧为坚持用辩证法来观察世界历史命运的伟大导师。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列宁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新的活力。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伟大的革命原理武装了俄国无产阶级，1917年11月6日，列宁在斯莫尔尼宫——十月革命的指挥部里，指挥了震撼世界的武装起义。11月7日深夜，“阿芙乐尔”巡洋舰终于发出了冲击冬宫的轰鸣。

伴随着撼天动地的隆隆炮声，伴随着狂潮般的“乌拉”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娩成功了。

“消灭私有制”，这个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古老而美好的梦想实现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法则被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亿万人民社会实践的新纪元开始了。

巨浪滔滔，时代在拥抱无产者起锚的航船；山呼海啸，历史迎来了共产主义航道上的征帆。

沉沉黑夜中的渴望

如果让历史的时针由1992年倒转144年，我们便可以循着时间的长河，来到公元1848年。这时候，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有四个不寻常的伟人不约而同地在为人类的光明而进行艰苦地探索。其中两位便是前文所讲的德国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另外两位则是中国人洪秀全和冯云山。

有意思的是，1848年2月，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布人类新纪元开始的划时代著作《共产党宣言》付梓时，中国人洪秀全、冯云山和他的伙伴们也正在广东花县的一个简陋的乡村院落里进行革命理论创作，加紧撰写他们试图用以“唤醒世人”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他们要以此为精神武器，发动“兄弟姐妹”揭竿而起，消灭清朝皇帝、贵族官僚以及豪绅地主这些“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以拯救在苦难中呻吟的中华民族。

此时的中华民族，被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在极度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又被无情地拖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奴役和灭亡中国的目的，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侵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他们对人

民的剥削和压迫，也卖身投靠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和 看 门 狗。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象一根根抽取中华民族膏脂的管道，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赫然高悬在租界公园门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极其典型地说明了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在侵略者的眼中已经成了什么东西。然而，中国人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永不屈服的血液，如同滚滚黄河的万里怒涛。拯救中华，自有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个在沉沉中国举起革命大旗，掀起革命风雷的，就是广东花县 福源 水 村 的那个私塾教师——洪秀全。

从金田到永安，从永安到武汉，从武汉到芜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路鼓角动地，风掣电闪，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只两年功夫，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国的革命大旗就在六代豪华、龙盘虎踞的天京城头迎风招展了。

然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虽然能“唤起民众，奋起造反”，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科学的革命纲领；作为革命基本力量的农民，究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太平天国虽然定都南京，开创了同清朝反动政权南北对峙，推动全国各族人民普遍起义的革命大业，但它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符合劳动人民长远利益的新秩序。于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驰骋17省，奋战14秋之后，它内乱迭起，陷入困境，终于壮烈地走向失败。中华民族一线民族解放的曙光随着天京城头革命大旗的陨落而消失了。

历史学家是这样论述太平天国的失败的：“太平天国及同时的其他农民起义的失败表明，在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